

那些
憂傷的
年輕人

25週年紀念版

許知遠
著

中和出版
OPEN PAGE
中

二十五年之後

是的，我得到些虛榮的滿足。誰能想到，這些大學時的即興感歎，不僅變成了一本書，且有如此意外的生命力。距離它的初版已經 25 年，如果用戲劇性的措辭，你可以稱之為四分之一世紀。

懊惱亦隨之而來。在重新翻閱一些篇章時，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語氣、常常拖沓的段落、自以為是的判斷，令我恨不得撕下一些頁碼。在面對往昔的青春時，我有時遺憾於自己沒更大膽、荒唐，更熱烈的投入生活；另一些時刻，又覺得自己浪費了那浩瀚的圖書館，錯過了真正的精神訓練；還有些時候，又覺得未能珍視那些微妙的個人情緒，將之發展為更具個人特質的聲音。

這或許也構成了這本書的特性。一個年輕人想品嚐一切，又總淺嘗輒止；偶爾煞有介事，又總是露餡；想有種魯莽式的勇敢，卻受困於自己的羞澀……他被整個

世界誘惑，又被一種無能為力燒灼，憂傷則如影隨形。

但那股真摯的渴望，一種毫不掩飾的雄心勃勃，仍激起內心悸動。我沒能成為年輕時期待的自己，成為人類精神宇宙的一顆明星。事實上，我比自己曾想像的平庸得多。我以為，時間已撫平一切，自己已暗暗接受現實，卻因書中的隻言片語再度不安。

在另一種意義上，我的人生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我的喜悅與哀歎、好奇與挫敗，與 25 年前並無太多不同。有時，我不免感到乏味。我本希望自己有一顆更捉摸不定、甚至不無危險的靈魂，實際卻透明、歡快，一眼即可洞徹。

在第一版序言中，我曾引用歌德的話，閱讀乃作者與讀者的合謀。25 年過去了，我在等待新的合謀者。

2026 年 1 月 14 日於米蘭

十八年之後

不知該慶幸還是悲哀，即使年過四十，很多人還是把我與這本書聯繫在一起。似乎這近二十年的嘗試並無意義，我還是那個迷惘、焦灼、住在 28 樓的北大男生。

不過，或許他們是對的。不管我去了多少地方，寫下多少不同題材，多麼徒勞地令自己深刻……就本質而言，我沒跳出這本書的情感與智力框架。

2019年7月17日

十年之後

這本書的生命比我想像的更長。

它的絕大部分篇章，寫於 1998 年夏天到 2000 年春天。我即將從大學畢業，未來充滿希望又曖昧不明。我渴望知識、名聲、自由，還有冒險也混亂的愛情。

寫作是我贏得這一切，也是釋放焦慮的主要方式。從北大東門外的平房到西門暖氣不足的公寓樓裏，我在一台自行組裝的 486 電腦上，敲下這些雜亂無章的文字。我雄心勃勃，自憐自艾，還憤憤不平。

如果這本書贏得一些讀者，一定與這種自我掙扎有關。一個年輕人，如何面對現實與理想的距離，如何剖析自己的內心，如何確立與社會的關係，怎樣尋找自己的歷史坐標……它不僅是我個人，也是我這一代，乃至每一代人都面臨的問題。時代會變遷，技術日新月異，新制度取代舊制度，這一旅程從不會終止。

在一些時代，這種自我發現可能被暫時遮蔽。現實

的壓力、群體的盲從、虛假的誘惑，都可能令人放棄這種發現，人們不傾聽內心的渴望，迴避孤獨與焦慮，躲在通行的規則背後。但人們也終究會發現，這種生活其實不值得一過，你越迴避自己的內心，越茫然無措。

十年以來，比我更年輕的一代，就處於這樣一個時代。他們生活在一個物質與信息豐沛、思想卻匱乏的時代，個人聲音輕易淹沒在喧譁的眾聲中。人們相信體制、資本、統計數字，卻不相信個人意志。大部分人要麼放棄自己對個人獨特性的堅持，要麼躲入一個封閉、自溺的小世界。我期待我曾經歷的迷惘與焦灼，也對他們有所啟發。

我從來沒想像過，這些文字真的能作為一本書出版。十年過去了，我該向一些朋友發出遲來卻誠摯的感謝：是余杰，當時的中文系研究生，他的黃色封皮的自印文集，鼓舞起我寫作的慾望；是王鋒，《三聯生活週刊》的編輯，暗示我或許有某種才華，並把我帶入了新聞業；是于威，她給我無限的鼓勵與耐心，明確地告訴我應該成為一名作家；以及最後出版這本書的人。

這一版比起從前的兩個版本，文字保持舊貌，但增添兩篇舊文，都是關於大學同學的素描。還要感謝 95 級微電子的同學們提供的老照片，看着十多年前的風物與面孔，不勝唏噓。

許知遠

2011年4月1日

五年之後

在發表那些散漫篇章之後的五年中，我是「匆忙」的俘虜。只有偶爾的夜晚，歌德所說的「靜謐的激情」才會從心頭泛起。那往往是悲觀之時，我對自己創造力的深刻沮喪，暫時遮蔽了截稿時間、對高尚榮譽或淺薄名聲的貪婪。

五年前，我相信寫作是為生活而存在，它是通往、享受、佔有那個豐富世界的途徑，是實現光榮與夢想的手段。而現在，我越來越願意為那一個美妙的段落而放棄整個秋日的下午，明知陽光與微風有多麼撩人。一些時候，我非常擔心，這筆交易必將為通貨膨脹所累，如果才華不再可以橫溢而出，我是否心甘繼續這種浮士德式的交易。

我沒有重讀這些作品，再版時它們完全保持了原貌，曾經的熱情、生硬與虛妄都流露其中。我在序言中總是

故作老成與超然，其實內心仍徒勞地深深期待這本書能賣得像周杰倫的唱片那麼多，而絲毫不會有埃德蒙·威爾遜式的擔心，這位我五年前就愛上的批評家曾經覺得他的書——平裝本銷量太大，「大得足以使一個嚴肅的作家害臊」。

許知遠

2006年9月5日

自序：四十六年之後

這本書的出版對我來說是件重要的事。

——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

1923年，敏感的阿根廷青年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這一年他 24 歲。四十六年後，這位雙目近乎失明的老人在再版序中這樣寫道：「我發覺 1923 年寫下這些東西的那位青年本質上已經就是今天或認可或修改這些東西的先生……對我來說，《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激情》包容了我後來所寫的一切……」

在博爾赫斯的口吻中，我依稀看到了自己的未來。儘管比起 1923 年的博爾赫斯，除了年齡相同之外，我們似乎缺乏相似之處。我從來沒有把生活搭建成一個由時間輪回來控制的迷宮的慾望，更缺乏那個阿根廷人堅強

而深邃的想像力。但是，我已經預感到，這本書的出版的確已經暗示了我即將踏上的道路。

美國文學批評家埃德蒙·威爾遜 22 歲時驕傲而自以為是地說：「我應該幹文學這一行。」能在年輕時就清晰地意識到未來，是一種莫大的幸福。而今天的我，正享有這種幸福。在這本不足 20 萬字的書中，我已經強烈而執著地表現出了自己的傾向。儘管從 1998 年至今，我的文字軌跡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但是一條線索卻越發清晰起來，我希望利用文字來表明一種生活態度，闡述某種道理，甚至有點粗暴地規定某種道路。更明確地講，我是一位非文學類作家，是一位喜歡對世界進行廣泛發言的知識分子，在我前面遙遙站立着約翰·斯圖亞特·穆勒、伯特蘭·羅素、埃德蒙·威爾遜、沃爾特·李普曼、讓-保羅·薩特……

這可能是某種危險，就像保羅·約翰遜在那本風行一時的著作《知識分子》中近乎歇斯底里強調過的。但是，保羅·約翰遜卻混淆了精神世界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界限，人文知識分子更多的是精神世界的立法者。儘管與立法者的距離遙遠，我已經感到了某種危險。因為，每當我嚴肅地宣稱自己是一位知識分子時，嘲笑與不信任就發生了。這時候，我就想起了海明威在巴黎的咖啡館裏一絲不苟地寫作的場景。堅守嚴肅讓人尊敬，同時也意味着你有被嘲弄的危險。

銳利的批評家蘇珊·桑塔格說，1870年左右是她最嚮往的年代。因為那段時間，全歐洲都在上演着莎士比亞的戲劇。在這位批評家看來，最傑出的大眾文化必須是古典思想與現實的結合，這種混雜產生的文化可以挽救我們日漸庸俗化的世界。

於是，當我毫不遲疑地宣稱自己的知識分子身份時，我也明確了自己的任務。我必須深入人類文明最精要的思想文化之中，探取它們的秘密；我必須與那些人類歷史上最傑出的大腦與最動人的靈魂相伴，爭取那半點的光輝……然後，我渴望把這些秘密和光輝與周圍的人群共同分享。有了這點解釋，你就會明瞭為何在這本書中，充斥着各種偉大的名字與引語，因為我相信引用可能是通往偉大的最簡捷途徑。而當周圍的人群，可能通過那些引用的隻言片語而意識到世界遠比他們生活的周遭環境遼闊與壯觀得多時，我的任務就完成了。

我是一個通俗知識分子，是遊走在思想的山峰與現實的平地之間的人，我試圖在相互孤立的二者之間建立更密切的聯繫。這種聯繫有着至關重要的意義。

我的序言快要結束了。這裏面充斥着讓人痛恨的自以為是，以及一個年輕人不知深淺的狂妄。但是，如果你拋棄掉這些表面的不適應，你應該可以看到，這裏面充滿着海明威初學寫作時的認真與堅定。你也應該會依稀看到四十六年之後的我的樣子，那時候我已經蒼老，

眼睛應該沒有失明，可能也拄着柺杖，可能狂妄之氣已經淡去，但是肯定依然嚴肅與認真，依然堅信偉大的思想與靈魂。那時候，我也會緩緩地講道：「其實我的樣子，在 2001 年的《那些憂傷的年輕人》中已經盡顯出來，那是我的第一本書，那時候我是多麼地年輕……」

最後，我想引用歌德的一句話：閱讀是讀者與作者間的一次合謀。書已經翻開，你已經邊緣性地進入這場陰謀，除了主動乃至假裝愉快地參與，似乎別無選擇……

目 錄

一 條 人 文 主 義 狗

- 003 那些曾經年輕的人啊
- 010 一條人文主義狗
- 015 沒有顏色的青春
- 020 荒原上的我們
- 025 男人快樂原則
- 031 生於七〇年代
- 036 優雅的愛情到哪裏去了
- 040 曖昧的懷舊
- 043 砸爛背後的眼睛
- 047 谷騰堡、互聯網與資訊焦慮
- 052 窺探者的狂歡節
- 056 鏡子

- 060 林憶蓮的眼睛與徐志摩的鼻子
066 年輕正是天堂
069 瞬間與牛仔褲
073 文學青年
075 小職員們
081 舊日的「生活」結束了？
086 抒情的陷阱
092 寫作的第三條道路
097 從代溝到世紀溝
102 兩個世界之間

燕 園 的 記 憶

- 111 我的師兄梁遇春
114 傍晚的陽光
117 午夜日記
122 那個冬天的午後
126 隨意的文化
129 拖鞋
133 小酒館
139 燕園的記憶
169 做個名士

- 172 噓聲
176 曬太陽
181 靈魂導遊者
185 大二的一天
193 同居時代
206 蜻蜓點水

迷 失 於 閱 讀 中

- 215 流動的聖節
219 溶解在香水裏的驚心動魄
225 在路上尋找靈魂
230 驚恐的轉移
233 高貴的厭倦
236 水樣的春愁
239 電子時代的閱讀
243 美麗新世界
247 靜謐的激情
249 慾望的聲音
254 行動者海明威
257 浪漫主義毒素的釀造者
263 卡薩諾瓦——浪蕩的精髓

- 269 我在麥田守望
- 273 生命不息，作秀不止
- 276 有關俄狄浦斯

重 建 象 牙 塔

- 283 重建象牙塔
- 299 看，這個激動人心的地方
- 306 重回經典
- 313 洪堡的理想主義
- 319 遺失的想像力
- 330 通才教育——心靈拒絕切分

- 337 跋：那些憂傷的年輕人

史努比是一條富有
人文氣息的狗，
堅持尊嚴、不安
現狀、耽於幻想
和
英雄主義理想

一條
人文主義
狗

那些曾經年輕的人啊

一

李敖又露面了，甚至比三十年前更風光。他在接受楊瀾訪問時，依舊毫不掩飾地說：「我只看漂亮的女人。」他在指點臺灣地區某候選人時，依舊是嘴不留情，挖苦對手身上的每一個器官。他的笑聲依舊那麼爽朗，他的臉似乎也還年輕。但是，這一切已經無法激起我任何感覺了。我驚恐地望着電視上的他和生活中的我自己——是他在衰老，還是我在衰老？是他已經喪失了魅力，還是我已經不可避免地滑入平庸？

我仍舊清晰地記得，16歲的我第一次讀到《十三年和十三月》時無法抑制的激動。這時已經是20世紀90年代，距離李敖的文章寫作日期是二十九年。在文章中，這是一個年輕得如此徹底的年輕人。他說喜歡那些

激進作家的鋒利，以及那股表現鋒利的激情。他說苟能使整個國家年輕活潑，到處是朝氣，其中有一些青年發幾句狂言，道幾句壯語，做一點不知天高地厚的傻事，這又算得了甚麼。他說不管流彈和棒子怎麼多，他還是要走上前去。他引用了一位印度青年詩人的詩句來自勉：「你已經吞下不少苦藥，請再勇敢地喝下這杯毒酒吧！」他接着把自己比喻成一個賣藥遊方的孤客，走到晦暗的十字街頭，他打開揹囊，當眾吞下不少苦藥。那些觀眾說：「恐怕藥太苦了。」他卻回答：「怕甚麼呢？我吃給你看！我還有一杯毒酒！」這一年李敖 27 歲，他上過大學，當過兵，他在日月潭邊租的狹窄的「四席小屋」中過着貧困不堪的生活，但他依舊笑着，懷抱着對於社會弊病深深的憂慮和對於個人未來生活的憧憬。他覺得他還年輕，還是衝一衝吧，為了社會更為了自己。於是他開始給《文星》寫稿。《老年人和棒子》《十三年和十三月》……激情與才情已被壓抑得太久的李敖憑藉着年輕人特有的銳氣，痛快淋漓地釋放了。讀此時李敖的文字，你不是在那裏與歷史交流，也不是與那些龐雜的知識交流，你是在與一顆活生生的心靈交流，它堅強有力甚至肆無忌憚地跳動着。

1992 年，李敖已經 57 歲，但我與他相逢時，是一顆還未遭遇激情的 16 歲心靈與一顆恰正年輕的 27 歲心靈的相逢，李敖激起我們最共同的感想。這是很多人讀李

敖的感受。李敖說《十三年和十三月》是他收到讀者來信最多的一篇文章。「一位初中二年級的小朋友，窮得站在書攤旁邊看完它；一位高一肄業的少年人，在金門戰地裏看完它；一位匿名的中學生，『激動得連午飯都吃不下』，『含着淚水，又看了一遍』；一位臺大醫學院四年級學生，看過後『激動得整夜不能眠』……」真正感動人的，從來不是思想，而是年輕的勇氣。李敖在這篇文章中，並沒有表現出過人的思想，他只是以一個 27 歲青年的身份在說話，他毫不掩飾他的感慨，他的憤怒，他的慾望，他的痛苦，以及身處困境中卻毫不動搖的勇敢……這一切正觸動了所有年輕心靈的神經。

我在事隔三十年之後，在幾千公里外的北京和那些激動的中學生大學生一樣顫抖着，我記得那一夜，我渴望大聲地呼喊，渴望在我的小屋裏又蹦又跳，渴望對着全班的同學大叫：「你們知道李敖嗎？」……之後的幾年間，我用各種方式尋找李敖的作品，了解李敖其人。李敖說他說話比文章好，人比說話好。李敖的種種特立獨行的故事加劇了我對他的心儀。他會在高三那年，因為厭惡考試機制，就休了學，放心地養浩然正氣；他會在考上臺大法律系之後，再退學；他會上課不抄筆記，還理直氣壯地說那是中學生才幹的事；他會「李敖情書滿天飛，是個女孩就想追」地追逐臺大的女生；他會在父親的葬禮上，頂着全臺中市的白眼……這些最瑣碎的事

情，卻映襯出一個頑強地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與思考的年輕人形象，同時他又是充滿了人性的血肉，而不是一具只會思想的屍體。

李敖的大學札記是他最動人的文字之一，這個一心要成為巨人的年輕人在札記中不斷地叫囂着，自勉着，痛苦卻頑強地面對挫折。讀這些札記，彷彿看到一個努力向上爬的年輕人，他滿臉堅毅，同時又帶着淺淺的玩世不恭——這是他面對世俗世界的武器。我常常在上課時望着窗外，想像那個整天在校園裏穿着長袍、一臉不吝的青年。有時，甚至會冒出兩句李敖式的豪言壯語，在平庸的 1990 年代的中學課堂上引起小小的騷亂。

李敖的文字越讀越多，也越來越讓我失望。儘管他關於國民黨、關於蔣介石、關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有他的獨到之處，也儘管我敬佩他面對牢獄之災的勇氣，以及復出後在傳統下的獨白或者在獨白下的傳統……但是，這一切都已經不能再打動我，離開了青春的勇氣，李敖只是一個學者，一個歷史學家，一個憤世嫉俗者，他不是作為一顆充滿無限激情的心靈而存在。

1997 年，李敖推出《李敖回憶錄》，風行臺灣。臺灣《商業週刊》評價說，「它激起了整整一代人對於李敖的美好回憶」。這句評價再明顯不過了，李敖屬於 1960 年代的臺灣，那是一個籠罩在白色恐怖下的年代，一個在高壓的政治和窒息的傳統文化籠罩下的臺灣，那個叫李

敖的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一副玩世不恭的文化太保架勢地說，「老年人該放下棒子了，該輪到我們登場了」，「文明即梅毒」……還有甚麼比這更能打動人心的嗎？他是黑暗中那短暫卻刺眼的微光。

但是，今天呢？依舊是「我還年輕」的模樣，他的身體也可以保證他在 57 歲的時候再生個兒子。但是，他確實不再年輕了，脫離那個年紀的李敖的話不能激動人，反而讓人覺得滑稽，在電視上看到談笑風生的他，我覺得他只是一個憤世嫉俗的老年人，他已經 60 歲了。誰說只要保持心靈的年輕，人就可以不老，我不相信。我甚至寧願相信，那不是李敖，真正的李敖還活在 1960 年代，還活在我 16 歲的心裏，那是一個如此年輕的李敖。

二

崔健在美國巡迴演出時，依舊對着台下的觀眾喊道：你們還年輕嗎？可是一位觀眾卻這樣說：「他明顯老了，眼袋明顯大了，頭髮也稀疏了……」這麼簡單的一句話摧毀了崔健有關自己還年輕的一切辯解。他對着在美國隨同採訪的記者說，他覺得自己還年輕，年輕意味着速度和力量，他覺得這兩樣東西，他都還有。

儘管他的新專輯，音樂的力量和強度都在加強，也

儘管他可以說，他的聽眾在退化，已經不能再理解他，崔健還說，他的新作品更多地注入了社會批判意識……但這一切不過是他正在失去青春的一個標誌，他應該知道，他曾經激動我們的不是那些批判意識，而是他音樂洋溢的青春精神。

一位走過 1980 年代的中青年會這樣回憶起崔健，「走在大街上，我突然被擊倒了」。整整一代人被崔健的音樂所擊倒，而其緣由當然不是那些習慣形而上分析的人所說的深刻性，它只是激起了那一代人始終被壓抑的青春慾望。所謂治療了一代人「失語症」，正是激發了青春所應該有的放肆叛逆勁。而崔健身上最有利的武器，正是其自身一副「崔大爺」的撒野氣質。在趙健偉備受爭議的《崔健在一無所有中吶喊》一書前的插頁上，崔健四仰八叉地躺在那裏，那副表情或許正表現了他音樂的本質——肆無忌憚地表現力量。

而這一切肆無忌憚必須以年輕作為基礎。這一點阿城說得極妙，「年輕氣盛，年輕自然氣盛，元氣足。元氣足，不免就狂。年輕的時候狂起來還算好看，25 歲以後再狂，沒人理了」。所以崔健以 36 歲高齡說自己年輕時，這一切已經不再動人。走過北大學二食堂的舊址時，我總是在想，十幾年前在這裏演出的崔健該是怎樣元氣十足。那時候，崔健似乎還沒有得到足夠認可。在油膩膩、亂哄哄的學二食堂，北大學生似乎沒有對這個

「中國的鮑勃·迪倫」表現出甚麼熱情，據說，拌着魚香肉絲或者大白菜的味道，觀眾在這裏進進出出，掌聲寥寥。一年後，崔健再次在大講堂出現時，只能容納 1500 人的空間擠進了 3000 人。這時候的崔健可能並不需要拚命叫喊「你們還年輕嗎？」因為此時他不需要自我打氣，他的年紀本身已經給了他通向那一顆顆熱血、躁動的心靈的最短路徑。

如今這一切都變了。是當初那些熱愛傾聽的心靈變得滄桑了，還是為了保持以為的年輕，崔健給自己摻雜了過多的做作？或許兩者都是。可能對於一個漫長的生命來講，靈魂可以激動的時期本就很短，這是整個暗淡生命中最明亮的時段，或許也是我們之所以存活在世間的主要緣由。不管是崔健還是李敖，他們準確無誤而又精彩萬分地充當了這段時間中我們靈魂的導遊人，他們是內心深處最熱血沸騰的記憶。如今他們老了，我們也老了，像告別了蜜月期的情侶，我們相互指責對方的叛變，同時誰也無法忘記那些最美妙的時光。

一條人文主義狗

史努比是一條富有人文氣息的狗，舒爾茨把本應從屬於一位熱愛幻想的少年的品質，注入了這條狗體內，於是這條狗獲得了罕見的生命力。

當查爾斯·舒爾茨決定退休時，一位讀者這樣寫信給《新聞週刊》表明自己的哀痛：「當我的兒子還小時，他因為太喜歡史努比了，以致決定讓自己成為一隻小狗。他吃完了所有的狗糧。而且，在好幾年內，他堅持每天都學一會兒狗叫。我記得有一天，他被一個他認為是朋友的人傷害了，這是他第一次感到世界背叛了他。他看着我，眼裏充滿淚水。同時說：『我希望史努比是真的。』」

這個孩子的希望準確地道出那隻叫史努比的小狗讓我們如癡如醉的關鍵——牠代表着人類永恆的困境——夢想與現實的衝突。這隻倔強且富有個性的狗，如此堅

決地拒絕承認自己作為狗的身份，當牠的主人查理·布朗說，你看人家的狗，主人把樹枝扔出去，狗就會跑過去把它叼回來。於是，史努比就叼來一個樹枝，一下子扔到了遠方，然後眼巴巴地看着查理·布朗。牠常常專注地坐在小房子上，寫作牠的不朽小說。儘管小說的開頭從未改變過，儘管牠從來只收到退稿信。牠常常幻想自己是一位勇敢的飛行員，並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成為戰鬥英雄……

不管是在舒爾茨生前還是死後，總有批評者堅持認為，在《花生》漫畫五十年的歷史裏，除去最初的一段時間，舒爾茨是缺乏創造力的，他是個可恥的自我複製者。這種指責當然有其道理，但是卻低估了舒爾茨利用那條愛幻想的狗和那些不合時宜的孩子所表現出的人性光輝，有了人性這條主線，那些連載漫畫不管多麼雷同，都已經產生了一種滲透心靈的表現力。史努比是一條富有人文氣息的狗，堅持尊嚴、不安現狀、耽於幻想和英雄主義理想——這已經是幾個世紀以來，文學作品描繪的主題，也是人文主義者所堅持的「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之一。

20世紀是一個人文精神遭遇空前挑戰的世紀，不斷發展的技術與不斷擴張的物質慾望把人類的心靈擠壓得越發乾癟。就像卓別林在《摩登時代》裏譏諷的一樣，我們正可悲地成為機器流水線上的一部分。我們被迫越

來越現實，一點點放棄尊嚴。

史努比誕生時，人類社會已經習慣了被分配到福特的流水裝配線上，物質主義已經開始出現，人們也越來越習慣被機器或者國家安置。史努比很可能進入 20 世紀卓越的人文主義者的名單。在這串名單中，茨威格怒斥着極端的民族主義，卓別林控訴着機器時代，喬治·奧威爾則說明了極權主義對於個人的危害……這一切都是為了強調個人的自由與尊嚴是何等重要。史努比以其獨特的形式表達了同樣的觀點。儘管這樣類比有點荒謬……

舒爾茨後來回憶道，作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他希望把人類天性中最美好的成分加入漫畫中。但文藝作品從來都是對於現實的反射，即使對於歷史並不長的漫畫亦是如此。20 世紀初的《丁丁歷險記》中那個四處尋求冒險的丁丁，反映了歐洲社會處於擴張時期的雄心壯志；而在 1970 年代末出現的《加菲貓》中，物慾橫流的肥貓則意味着處於消費時代的我們對於自我慾望的縱容。

所以舒爾茨的努力，可能無意中正契合了當時的時代精神。《沙龍》雜誌認為，舒爾茨的漫畫，象徵了在美國戰後一代少年中所出現的不安與焦慮感，他們普遍對於自己缺乏自信。這種分析正確卻並不全面。對於美國讀者來講，查理·布朗可能是《花生》漫畫中的主角，

他正是這種分析的代表。但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寬闊，我們會發現，在非美國地區，史努比往往是漫畫中的主角。在全球已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五十年中，《花生》始終能贏得眾多觀眾的關鍵因素，似乎也是因為這條與眾不同的狗。發生在上海、北京的搶購玩具史努比的事件正體現了這一點。

所以，舒爾茨對於我們生活的貢獻可能正是，在這個技術與物質不斷擠壓我們精神空間的時代裏，他創造了一條拒絕現實的小狗。這也是史努比可以在無數卡通形象中脫穎而出的最重要的原因，牠代表了人類身上脆弱而敏感的一面，而這些品質正在消失。於是，在日益現實與享樂的人群中，一條小狗耽於幻想，因為幻想而碰壁，於是牠身上也因此披上了一層永不消失的憂傷氣質。幻想與憂傷，這兩種氣質在所謂的後工業社會是如此地稀罕與動人。作為一個中國讀者，你可以在中國的1990年代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當然，作為閱讀者，我們無須把閱讀史努比變成思想負擔。像一切漫畫一樣，史努比給我們帶來了快樂，但我們也發現，史努比給我們帶來笑聲的同時，也帶來了淺淺的憂傷。我們在回味史努比時，也常常會想到自己，我們是否也同樣面臨着這樣尷尬而憂傷的境況。

在剛剛進入21世紀時，舒爾茨宣佈終止五十年的連載，原因是他的身體狀況不佳，兩個月後，他離開了人

世。在《新聞週刊》的悼念漫畫上，查理·布朗與史努比相擁痛哭：「我們的爸爸死了。」這正常的中斷與死亡，似乎也含含糊糊地流露出這樣的意思：在更加物質化與技術化的 21 世紀，幻想與憂傷更將沒有容身之地，所以不合時宜的史努比還是放棄這最後的掙扎吧。這種推測當然會遭到無數質疑與不屑，但是，我們可以做一個有趣而無聊的假設，如果把加菲貓與史努比放入同一漫畫情節中，結果是甚麼？我個人的意見是，滿身世俗之氣的加菲貓將把人文氣息的史努比壓迫得無處藏身……

當然，我們都會懷念史努比，就像 20 世紀的人懷念 19 世紀的單純一樣。但面對現實的殘酷，我們所能做的可能僅僅是懷念。

沒有顏色的青春

阿城在《遍地風流》的序言裏說，中國沒有青春文學，青春總是或多或少與政治摻在一起。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王朔的《動物兇猛》，光名字就夠嚇人的。阿城主張的青春是囂張的、更接近於生理本能的，這一點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裏，有過精彩的表述。

儘管阿城在抱怨着，但他還是寫出了《彼時正年輕》，插隊的那段日子裏，在荒野山村中湧出的青春騷動時至今日越發動人。當那些軀體與意識逐漸成熟的時候，慾望在成長過程中充滿了迷惘，這時候，你還缺乏基本的判斷，對於這個周圍環境介乎理解與不理解之間。本能告訴你，總該反抗些甚麼，可是面對真實又不知如何是好……這種奇妙的情感該是多麼痛苦和美妙啊！

儘管知青的生活裏充斥了太多的悲劇，陳沖在《天

浴》裏已經講述了這樣的故事。但是，我對這種特殊境遇給青春帶來的不尋常顏色還是抱有極大的興趣。儘管王小波與阿城一邊在大罵那段日子缺乏「常識」，但另一方面還是在文字裏頻繁地呈現了它，不管它帶有怎樣的苦澀，但無疑都已經融入了他們的血脈之中。

有些時候，在疲軟的夕陽下，我會猜測起這兩個人年輕時的樣子，在雲南的雨林中，他們該是怎樣意氣風發或無精打采……我漸漸了解，對於那種苦難的嚮往，是對我們目前生活的一種無情唾棄。由於這種唾棄，我會對三十年前大洋彼岸的狂亂抱有無限的心馳神往。革命的熱情，無所畏懼的自由的性，世界大同的理想，還有鮑勃·迪倫嘶啞的嗓音。於是，我在《阿甘正傳》中看到「Berkeley」的字樣，聽到「如果你去舊金山，別忘記在頭上……」時激動得心跳超速。於是，當我閱讀《在路上》時，我的靈魂已經被帶到了另一個世界，那裏有無限延伸的公路，荒涼的沙漠，疲憊卻年輕的面孔，還有肆無忌憚的自由，可以無限揮霍的青春……

儘管那一代的反叛明星們已經成為這個時代的主宰，儘管伴隨着熱情的衰退，道德保守主義重又回到軌道，儘管社會不可能總處於那種激烈的狀態，但是你必須承認，青春必須帶上某種瘋狂的痕跡，讓你恬不知恥地挑戰歷史。聰明的蕭伯納說：「如果年輕時不是左派，那麼 40 歲時肯定是個保守分子。」如果一個人在青春期

時不具備縹緲的幻想，那麼這個人注定是乏味的。

於是很必然，我為自己的出生日期而遺憾，這種遺憾仿若李敖對於自己「早出生了五十年」的抱怨。1976年，這個特殊的年份已經意味着我的青春不可避免地滑向平庸。在我的大腦開始比較順暢地運轉前，理想主義情緒高昂的1980年代過去了，我通過零星的文字記載來理解那個時代的傳奇。文化熱、詩歌的寫作、人生意義的探索，被壓抑得太久的青春在那短短的十年內，以罕見的力量噴湧而出。我熱切地與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攀談，希望能夠抓住那些痕跡。可是顯然，我感覺到自己與那個時代的鴻溝，沒有心靈與肉體的真實體驗，有些東西是無法感知的。

接下來同樣熱鬧卻帶上過多庸俗氣質的1990年代，卻讓我來臨的青春缺乏足夠的浪漫色彩。並且，我驚異地發現，在同時到來的網絡文化面前，我表現出某種排斥。我不知道，那個燦爛多姿的虛擬空間是否可以給年輕的心靈帶來足夠的遐想空間。美國作家湯姆·彼得森說：「網絡社會是一個沒有盡頭的青春期。」我總懷疑這種論斷產生於電腦的初創階段，那時候對於擺弄電腦的比爾·蓋茨與史蒂夫·喬布斯來講，這還是個好玩的玩具，而不是用來掙取一千億美元家產的手段。而且對於網絡是否真能給我們帶來某種青春特有的幻想，我不置可否。反正，那個叫「痞子蔡」的人的小說，並沒給我

帶來足夠的衝擊，甚至「輕舞飛揚」的名字，也有點太過庸俗。更重要的是，可能我的年齡已經喪失了進入網絡空間的優勢。

介於理想主義與網絡一代之間的年齡，讓我們有點尷尬，我們想做夢卻喪失了空間與時間，同時又不能完全拋棄夢想。這種情緒讓我的青春分外乏味。我進入大學的時候才開始閱讀《麥田裏的守望者》，四十年前的霍爾頓依舊年輕，說髒話，戴鴨舌帽，幻想女人卻又害羞得要命……這些緊張與不安且略加反叛的氣質讓我激動，卻無處釋放。同時，我周圍的同學根本不知道《麥田裏的守望者》是甚麼，他們也不想知道。我在宿舍裏要命地傾聽 Nirvana 的 *Smell Like Teen Spirit*，儘管我並不了解那個自殺的異國青年，也不會如此狂躁，但是，我本能地意識到青春應該帶有一點這種肆無忌憚的色彩。

我總是試圖拾起別人的青春回憶來填充自己的空白心靈，但是這實在太困難了。我無法找到給我的青春帶來鮮明色彩的回憶。就像比我早生十年的傢伙們一樣，他們可以清晰地記得第一次翻閱《曼娜回憶錄》時的心驚肉跳，或者是羅大佑或者崔健的歌聲，要麼就是弗洛伊德給他們的震撼，他們或許還可以記憶起關於人生的討論，再差勁也會對金庸與瓊瑤印象深刻……總有一本書、一首詩、一個文化符號，可以勾起潛藏的回憶。

我無法回憶起甚麼，不管是美國的六〇年代還是中

國的八〇年代，我幻想活在另一代人的記憶裏，因為那是我理想的青春。我的床頭放着莫里斯·迪克斯坦的《伊甸園之門》，我在亂哄哄的回憶裏找尋生命的本色。那也是個崇拜「青春」的年代，正如曼徹斯特在《光榮與夢想》中所寫的一樣：年輕就是一切。多年之後，迪克斯坦接着寫道，個人主義是那個時代的標誌，今天這種慾求並沒有改變，只不過現在的年輕人把那種縹緲的理想轉化成對現實物質的極度追求，要求世界大同的理想演變成要求更高的工資、更好的住房。這是可口可樂、電腦的一代與造反、搖滾的一代的區別嗎？我只知道，我不可救藥地欣賞着歷史。

我無法知曉，若干年之後是否會有人記載我們這個年紀的人的故事，那會有趣嗎？我的青春正在褪色，儘管它從來就沒有沾染上一種鮮明的顏色。或許人的心靈永遠只能活在一種假想狀態裏，我所期盼的那些年代不可能比我的幻想更美好。因為沒有不令人失望的現實，所以躺在漫長午後的床上，一本本地閱讀《麥田裏的守望者》《挪威的森林》《動物兇猛》，同時放着甲殼蟲或者崔健的歌，這或許也是一種青春的方式，只是一覺醒來，渾濁的頭腦與現實的無趣又讓我無所適從……於是，我終於知道，我至少擁有青春中一個關鍵的情感——迷惘。

荒原上的我們

我坐在岸上
釣魚，背後一片荒蕪的平原，
我是否至少將我的田地收拾好？

——T.S.艾略特

「我一看到這些詞就心煩，」王朔在《三聯生活週刊》的隨筆上，列舉了一串名詞，「崇高、精神、梵高、莫扎特……」王朔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如果我們總是試圖去和歷史中的偉大人物與事件相聯繫，就是虛偽與弱智的表現。

比起十年前，王朔式的嘲諷已經不再親切，相反，我隱約感覺到某種噁心。王朔沒有變，只是這個時代變了。與此同時，空氣裏飄浮着一股腐朽與輕率的香氣，它們來自年輕美麗的女作家們的肉體與潛藏在網絡空間

中的脆弱情感。

不管是王朔的嘲諷、美女作家的放肆，還是網絡寫手的膚淺，都激起我們強烈的興趣。在 21 世紀的春天裏，這看似毫無關係的三者合謀讓我們靈魂上的蒼白暴露無遺。

我們還是先從王朔說起。王朔應該明瞭的一點是，那個需要通過冷嘲熱諷來摧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消費經濟有力地蕩滌了舊的意識形態觀念。我們今天面臨的嚴重問題是，舊的信仰已經被摧毀，而新的信仰還未形成。一種畸形的物質主義成了暫時的替代品。這種沒有遊戲規則的拜物主義，讓我們的精神陷入空前的蒼白之中。我們藐視人類社會基本的精神準則：同情、愛、公正、善良……今天，我們急切地需要吸收人類歷史中最精純的品質，不管是偉大的著作還是偉大的人物，都為我們提供了某種快捷方式。從經驗來看，藐視歷史（世界文明史）往往意味着精神的荒蕪。

在這樣的荒蕪中，用肉體寫作與用網絡思考的寫手出現了。對於他們，我並不反感，我反感的是他們所帶來的巨大轟動與站在他們身後的無恥造勢者。在任何時代中，好作品與壞作品都是同時出現的，只是壞東西被寂靜無聲地淘汰了。而當一個時代裏，壞作品贏得了主流的關注時，這個時代一定有問題。

對於前者，我更希望稱她們為行為主義者。我承認

她們掌握了寫作的基本技巧，也承認她們在文字中蘊含了一些私人情感，但是她們永遠只是一群三流寫作者。這是一群叫囂遺忘歷史的女人，她們全部依靠的不過是幾次短暫的情感經歷，幾十次可能刻骨銘心的性愛體驗。比起平常的女人，這些東西已經足夠她們賣弄出幾十萬字了。在那些描述裏，更多的是一位位自以為是的女子對於自身經歷掩飾不住的自豪。而對於讀者來講，閱讀她們，更像一次情感上的獵奇。因為女作家們的生活環境與這些讀者幾乎相同，狀態上也空虛得類似，但是她們敢於通過瘋狂來暫時麻醉自己，但讀者卻沒有勇氣。因為這是個無根的時代，所以美女們說「我們所能依靠的只是瘋狂與放縱」，可是之後呢？

比起還算漂亮的女作家，網絡寫手們讓人更加悲哀。「榕樹下」與網易文學獎，頗引人注目。只是，有誰問過這種獎項有何意義？因為互聯網是個新東西，我們都不熟悉它，所以以它為題材的寫作就具有某種意義。這種理由就像在火車發明時舉辦「火車文學大賽」，或者電話發明時只要寫作電話小說就具有意義一樣可笑。我實在找不出遊蕩在網絡上的李尋歡們與1980年代的蹺腳文學青年有何區別。兩者之間的區別可能就是：第一，文學青年們還知道托爾斯泰而李尋歡們從來不讀；第二，文學青年們不會用電腦。

寫作從來就不是一項誰都可以從事的工作，它絕對

需要某種專門的訓練與作者本人某種不尋常的情感。從蜂擁而來的網絡文學選集來看，寫作者們顯然誤以為，只要把字寫出來，順序排列整齊就可以了。他們缺乏一種基本的知識素養，也缺乏基本的技巧。而互聯網又是一個如此容易隱匿身份的場所，所以這個空間的主要發言都帶有明顯的不負責任的痕跡，從那些網絡寫手們的名字就可以看出。這種寫作更多依靠手而非大腦來完成。如果我們把隨意的文字與隨意的情感通過一種新工具來表達，就視作某種新生命，那我們就太愚蠢了。

到這裏，我終於回到最初引用的 T.S. 艾略特的詩歌《荒原》上了。作為 20 世紀最傑出的詩人，艾略特極度尊崇傳統。他認為，作家只有把自己放入一個歷史體系中，與歷史中的其他作家相比較，才具有某種意義。因此，他在 1922 年的《荒原》中，對於一戰之後整個西方瀰漫的精神荒蕪現象表現出極度的憂慮。在這首不朽的長詩中，他不斷引用《聖經》與各種神話，希望藉助歷史的偉大來拯救精神的空虛。

今天的我們處於更加嚴重的精神荒原之上。我將王朔、美女作家與網絡寫手們羅列在上面，正是想表明，我們的時代與人類文明已經產生了怎樣的斷裂，這三者都是藐視歷史與規範的代表。儘管這種斷裂絕非從今天才開始，也無法立刻結束，但是，我還是想提醒普遍不

安的讀者們，還有一些可能陳舊卻更為激動人心的作品
在等待我們去閱讀。